

传统越剧大戏《玉堂春》之鸨儿的人物塑造

魏银银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岳庙管理处（连横纪念馆）

摘要：越剧是我国第二大戏曲剧种，它不失典雅，曲调悠长，大多反映爱情故事。相传《玉堂春》是发生在明万历年间的一段真实的故事。几乎从一开始，这个哀艳动人的事件就以它跌宕离奇的情节和主人公坎坷崎岖的爱情遭遇轰动遐迩，深得人们的同情。本文笔者结合自身的演绎经验，通过多种艺术手段对《玉堂春》鸨儿角色的综合塑造，使鸨儿人物成为更直观、更丰满、更典型的舞台形象。

关键词：玉堂春；越剧；人物塑造

【DOI】10.12252/j.issn.2096-6261.2023.09.027

越剧如诗，温婉动人，让人陶醉。杭州黄龙越（杭）剧团为了传承戚毕艺术，新排戚毕传统大戏《玉堂春》，很荣幸我在剧中饰演鸨儿这一角色。我的专业行当是老旦，30年的演艺生涯，我塑造过的角色无数，如《碧玉簪》中幽默风趣、乐观豁达的陆氏，《珍珠塔》中嫌贫爱富、势力刻薄的方朵花，《唐伯虎点秋香》中温和、宽容、慈爱的华夫人，《玉蜻蜓》中“虽非亲生，老来得子后”慈母一般的徐老夫人，《血手印》中爱子心切，秉性刚烈的林母，杭剧《结发缘》中最低层、轧事轧非的四婆等等角色。在剧中我扮演的都是配角，可我始终牢记徐悲鸿先生所说的“演员工作就像是许多水滴凝聚成的大海，每一滴水的质量都决定大海的品质，所以我对每一个角色都全身心投入。”

饰演鸨儿这一角色跟以往饰演的角色截然不同，她必须打破程式化表演风格，她是以戏剧彩旦风格塑造人物。如何拿捏表演的分寸感和层次感，突出作品的意蕴和风格基调。如何让传统大戏这个人物引起观众共鸣，我迫切地想要解决问题。我深深的体会到，塑造鸨儿这一舞台形象时要有这几点格外关注：（1）读懂剧本，把握主题。（2）分析人物，融入角色。（3）表演手法的融汇。

一、读懂剧本，把握主题

反复阅读，读懂剧本，是排戏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对于一个演员塑造好人物是至关重要的。剧本的首要任务就在于掌握剧本的主题思想。人物、情节是作者和导演反复斟酌精心设定的，它们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故事中矛盾冲突环环相扣，在舞台上，哪怕没有台词、唱腔、肢体动作，它都是一个戏剧人物形象。所以演员要仔细阅读，读懂后，剖析人物关系、事件、冲突以及

剧本赋予人物角色特殊的行为流程和心理流程。逐渐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仔细阅读《玉堂春》这本剧目，我首先了解到故事所处的时代和当时人物真实的生活情景。它是一部曲折爱情故事，它讲得是明朝名妓苏三（玉堂春）与史部尚书之子王金龙相爱，誓偕白首。然而，王金龙钱财用尽，被鸨儿赶出院门，苏三私赠银两，送其上京赶考，后鸨儿把苏三骗卖给山西商人沈燕林作妾，沈妻嫉妒苏三，砒霜毒死沈燕林诬告苏三，定为死罪。幸运的是王金龙高中为山西巡抚，新审理案件，最终得以洗清罪名，得以团圆。这个故事展现苏三忠贞的爱情观，逆境中坚韧勇敢与封建势力抗真，机智勇敢与邪恶势力斗争，也折射出封建社会女性的生存困境。

同时，笔者认为当今社会中的全部成员的特征、个性、能力需求等方面肯定千差万别的，他们在作为人，作为社会主体的意义上是平等的，社会应将每个人作为平等的社会成员来对待，确保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需求都受到同等程度的尊重和照顾。

二、分析人物，融入角色

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来自生活，高于生活。在这过程中，由于每个人生活的时代不同，内容不同，环境不同，感受不同，所产生的作品也不相同。《玉堂春》这是一部封建时代的题材，没有生活的体验，我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观看许多兄弟剧种曾演绎过该剧目的经典。在他们身上学习借鉴，最终在导演的启发下，鸨儿被定为“反派”，以戏剧彩旦夸张的手法去演绎。她是个典型人物，鲜明的个性色彩，她的典型性格具有心狠手辣、狡猾奸诈、金钱至上这一个典型性格，也反映玉堂春在鸨儿留春院中过着地狱般的生活，稍不

顺从毒打鞭抽是常事，尝尽了人间磨难。我饰演的鴛儿是这个封建势力的代表之一，我根据剧本赋予的内容分析、体验、理解为鴛儿是见过大世面的，有钱人她也能分成三六九等。鴛儿也有几分姿色，不是传统的妇人，打扮得花枝招展。鴛儿“有钱便是本司院，无钱便是养济院”这个她的座右铭，为了钱她可以不择手段，毫无半点人性。在整剧中，她出现就是围绕这个“金钱至上”推动故事矛盾的发展。在塑造人物中，最难把握是分寸，鴛儿很凶，可这个凶不是表现外部凶狠，她这个凶是内心狠辣，光是外部凶悍太过则与剧情相违背，脱离了人物的实际。鴛儿即善变性格又多面性，我在表演中与每个人物的出现我的态度都是迥然不同的，要有松弛度、跳跃性、紧张度几种模式中切换，表演人物时非常过瘾。特别在第二场（用计）鴛儿王八眼神碰撞不谋而合，他们心有灵犀马上进行诓骗，鴛儿对玉堂春则满脸堆笑讨好劝说，对待王金龙银子讨要无果，咬牙切齿，恶言恶语，连拉带拖赶出院门，待解决王金龙这一“麻烦后”又得意忘形，等待新的商机。在这短短几分钟，我根据鴛儿这些心理特征，我并以“角色自居”真实地走入规定情景之中。抓住鴛儿这个人物的心理流程和行为流程，通过丰富、生动的想象，以戏剧中彩旦具有特殊表演手法，扩张又不低俗，将自己艺术意象物化为具体可感的人物形象，更加凸显人物的性格。



图1 鴛儿形象

三、表演手法的融汇

观众进剧场看戏看到的是故事情节，演员表演，演员表演中包含了唱腔、念白算是声音的表演。越剧传统戏《玉堂春》是戚雅仙和毕春芳老师留下的经典之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一个飞跃，吸引更多的观众，俞珍珠导演的宗旨是：让越剧传统戏《玉堂春》的舞台呈现向简约写意审美特质的更高界迈进，空灵、流畅的戏剧结构呈现，载歌载舞的意境，场面编排整剧要唯美，剧中的人物也要美，头饰服装要新颖。在保留经典剧情唱腔外，谱写的主题音乐要最优美的。在“设计、装疯”两场戏中俞导果断对故事情节加以取舍，用新颖手法以合唱、领唱、舞蹈等形式编排，呈现故事情节更连贯完整。戚毕的唱腔表演均是千锤百炼，也是观众所津津乐道的。在“设计、装疯”这两场最受欢迎，极大地展现戚毕流派的魅力。我饰演鴛儿这一角色是剧中的主配，是剧中的导火线，矛盾的冲突，故事的推进都是以我这个“鴛儿”角色的喜怒哀乐而产生故事后续的发展。俞导要求表演方法不要程式化，她定为反面人物要求彩旦的表演方法融入人物，角色向“雅”靠，需要贴近生活不能俗气。

戏剧的程式化表演是戏曲最耀眼的，老前辈表演的艺术中体现了淋漓尽致。戏曲的表演程式化是长期舞台实践中沉淀下来的经验和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表演程式化还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演员需要融合老艺术家的创造成果和自己对生活的体验、观察、理解、审视进行创造，从而塑造更可感的人物形象。鴛儿这一人物与老旦常表现得宽容、世故、仁慈、豁达、风趣幽默的女性形象差异较大，因此，我对传统的演绎功法有所改变进行一定的加工、更改、刻画鴛儿的性格，勾勒人物的丰富性和变化感。

首先，我在饰演鴛儿这一人物中，一出场就是一个精彩的段落，一袭长裙绣着金色花纹，华丽的衣裳，满身贵气。抬眼望去留春院中姑娘们载歌载舞，宾客人来人往，生意兴隆。一声“天下是呀”拉开序幕，我运用彩旦夸张手法，从表演上明快，唱腔节奏也是明快，偏生活语气化。从声腔运用了明亮清脆（大本嗓）张弛有度，铺垫了鴛儿满面春风，精明能干，具有透人的观察力的人物个性。又如第三场装疯，我拿着皮鞭，咬牙切齿不停地徘徊，运用了越剧快板演唱风格，一句一句层

层递进，声音抑扬顿挫，内心无比愤恨又无可奈何，刻画出了鸨儿的心狠手辣，视金钱如命。

其次，独特念白，衬托人物：戏曲中四功五法“唱、做、念、打”，“手、眼、身、法、步”中念就是念白，俗话说“千斤白口四两唱”说的就是念白的重要性。为了更加丰富人物的个性，增加舞台的效果，使观众迅速的抓住人物的性格，让剧情更加明了，导演要求鸨儿这个角色的台词是以越剧彩旦（花白）来增添色彩，戏曲的念白讲究的字正腔圆，声情并茂。用自己的真实情感投入到剧情当中，演出来的人物才会栩栩如生，感人肺腑。反之，观众就会说这个演员不合格。作为一个好演员，在声腔念白中就应该“以情带声，声情并茂”，以此打动观众，同时，戏曲念白也要根据规定情景行当、性格、剧情的变化而变化。如我在饰演鸨儿时，见到吴义卜兴，语气冷淡疏离，爱答不理，听到带来个“财神爷”立马兴奋，激动地说出有请有请，当得知是位书生啊，慢条斯理说去“砌杯茶砌杯茶”，是位公子啊，“准备点心准备点心”，当介绍是尚书之子王金龙，我睁大眼睛惊诧后，立马拉高声音分贝，眉飞色舞，快点准备上等小菜，为贵客接风。我“以情带声，声情并茂”用彩旦独特念白（花白），爽朗清脆，抑扬顿挫，流畅有力，朗朗上口营造出剧情的氛围，也刻画出鸨儿爱钱如命，唯利是图的人物个性。

最后，“形体动作”丰富人物：形体动作是塑造不同人物形象的关键，它能够传递内心的真实情感，它不仅要通过肢体的形态去描述不同人物的个性特点，去阐释人物形象的多变性，解释人物性格，推动人物内心的变化，给广大观众强烈的视觉、听觉、感觉。对人物形象的命运跌宕起伏，展现人间万象形形色色，有血有肉，激发观众的共鸣。如我在饰演鸨儿一角中，我首先从台步入手，鸨儿在风月场所，与我以往饰演的传统老旦截然不同。如：王金龙散尽银钱后，我在听到王金龙叫“妈妈、妈妈”，我以懒散，不情不愿的步子走上

来，我眼神是斜视的，内心非常嫌弃，当王金龙立即写信去家里催，银子马上到，我运用了舞台上演员地位安排，转换，夸张的动作，风摆柳式的小碎步逼向王金龙，“我现在已经开不出饭来了”手帕一甩极其愤怒，紧接着诓骗苏三去观王庙烧香，我扭着腰肢立马回身，板下脸，拿来，把银子拿来，两人争吵碰撞后看到王金龙有东西掉下，鸨儿立马上前抢走，满脸堆笑。打开后看见是苏三的首饰马上变脸，撸起袖子迈开大步立马赶人。又如第五场骗卖，鸨儿与王八一拍即合，最后捞一把，把苏三以一斗金卖给了山西富商沈延林，当沈延林拿银票，我两眼放光，不由自主去抢，尴尬又收回手。这些形体表演无非是要着重刻画出鸨儿心狠手辣、狡猾奸诈、金钱至上的艺术形象，它也是剧本规定情境赋予给演员的，演员要以“角色自居”亲自体验、并加以理解，最后通过具体的外部表演形式来加以表现，是符合内容需要的一种外化手段，使自己塑造鸨儿情动于而形于外。

总结

饰演《玉堂春》鸨儿这一角色是我个人学习过程中的宝贵经历，对我而言，是一次不可多得的锻炼，提升机会。导演悉心指导的点点滴滴，使我演戏道路上更宽、更广。艺无止境，在广阔无垠的艺海中，我只是沧海一粟，今后的艺术道路上，我必须继续学习、虚心求教、细心钻研、不断进步、追求艺术之路。

参考文献

- [1]陈霜露.传统戏曲中人物造型对当代舞台剧人物形象设计的影响[J].美与时代(上),2020(08).
- [2]闫雪清,刘文,崔勇前.《粉墨春秋》:民族舞蹈与戏曲艺术的结合[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2).
- [3]高晓艳.从审美角度塑造戏曲人物[J].戏剧之家(上半月),2011(08).